

1917

封開文史5



FENGKAIWEN SHI

封開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封川暴动原因试析	陈 强
日寇飞机轰炸封川的史话	陈灼煌
日寇在封开长安杀害同胞的经过	梁均全
鸣锣聚众，围攻县长	梁君筹
封开的茶亭与茶亭对联	梁君筹
杏花仁里书院	梁君筹
收缴国民党败军藏于民间枪枝的回忆	王烈生
封川县第二区平岗新村农会犁头旗	县博物馆
封川县第一区新民乡农民协会备用的武器	县博物馆
封开古建筑知多少	县博物馆

封开的古桥和古井

EA26/03

县博物馆

封开古城堡简介

县博物馆

封开县建置沿革

县志办

封开县的行政区划和民族人口

县志办

建设白垢电站回忆录

彭杰

封开县林业发展史料

钟赞云

封开县的医学教育

朱文雄

封开林化工业的建设及其发展

梁章全

我县西江装捞鱼花的史料

谢灼明

封开的革命烈士墓和纪念碑

县博物馆

谭戊其人

李非、文龙

封川暴乱原因试析

陈强

封川暴乱发生在1950年2月下旬，历时一周，规模不小，波及全县。全县三个区八个乡，有两个区六个乡人民政府被暴徒占领，有113名解放军战士、革命干部、群众被暴徒杀害。封川暴乱震动了全省。今天，封川暴乱虽已成为历史，但正确认识封川暴乱的原因，对于统一思想，吸取历史教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人民民主专政，防止和平演变，还是有教益的。

（一）封川暴乱的历史背景

封川暴乱之所以发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194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在江西赣州主持了分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

为指导，讨论和决定解放华南的作战计划，党政军各级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干部配备，支前工作以及接管城市的政策，外交方针和对付帝国主义封锁等问题。9月底，根据赣州会议的军事部署，南下大军在华南人民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分左、中、右三路，自湘赣边境向广东进军。大军入粤，势如破竹，10月14日解放广州市，18日解放肇庆，12月21日解放湛江市。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节节败退，大部逃往广西、海南岛。因此，海南岛、万山群岛、香港、澳门便成了当时广东大陆国民党残匪的补给站和指挥中心。封川暴乱实际上是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和指挥的。

广东大陆解放时，来不及逃走的一部分国民党残余部队流窜于边远山区，成为政治土匪。据统计，1950年2月，广东大陆有国民党残匪330多股，46000多人，其中西江地区3200人。活动于封川边境的有4股，约200多人，配有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这些残匪，是封川暴乱的直接参与者和骨干力量。

封川县当时是新解放区。1950年初，全县只有一个党支部，11名党员。区、乡政权虽已

建立，但机构不健全，群众组织和村政权尚未建立，征粮任务是通过国民党保、甲长分配到农户的。人民群众觉悟比较低，社会治安混乱，盗匪猖獗，各种反革命分子还有较大的活动余地。这是封川暴乱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

（二）封川暴乱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讲过：“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者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被打倒以后，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还要作最后的挣扎，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企图在中国复辟。广东大陆的解放，虽标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广东已被推翻，广东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的残余势力尚未彻底消灭，他们还企图在广东复辟。

1949年6月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见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任命军统广东站上校通讯员、洪门忠义会“双花红棍”葛肇煌为“粤桂湘边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阎要葛利

用洪门忠义会，组织“反共救国军”，布置潜伏，伺机破坏。8月，葛肇煌派洪门忠义会头目之一，广东省第十二专区水上保安警察第一大队大队长莫汉到封川江口、渔涝等地搞“拜会”活动，发展会员，布置潜伏。广州解放前一天，葛肇煌逃往澳门，后去台湾，军统头目毛人凤接见了，命令他立即飞回香港，建立据点，派遣特务，潜回广东大陆，进行破坏活动。葛回香港后，通过洪门忠义会“点传师”许哲夫等人间接指挥封川暴乱。

广东大陆解放时，溃散于边远山区的国民党残兵，还缺乏系统的组织指挥，活动能力比较低。1950年1月，国民党残匪认为复辟的时机已到，开始有计划的“收编整集”队伍，由小股集成大股，指派指挥官，划分活动地区，建立情报网点，加紧破坏活动。西江地区的指挥官叶肇，他制订了西江地区“全面暴动计划”，发动了1950年2月之封川、云浮、新兴等县之暴乱。封川暴乱尤为西江之最。

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到，封川暴乱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复辟活动。这就是封川暴乱的根

本原因的。

（三）封川暴乱与征粮工作的关系

有些同志认为，封川暴乱的主要原因是征粮任务太重。这种认识我认为不正确。

封川暴乱与当时征粮工作是有关系的。

1949年12月19日封川县成立了征粮委员会，23日征粮工作队下乡，开始了封川县解放后第一次征粮行动。当时封川县征粮任务确是艰巨的。全县人口124946人，耕地169600亩，全年稻谷总产5698万斤，平均年亩产336市斤，人均产量456市斤，人均口粮不足300市斤稻谷。加上1949年封川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大水灾，受灾面积41262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33.6%，损失稻谷1000多万斤，损坏房屋527幢，死亡53人，浸死牲畜294头。当时，人民生活是比较贫困的。1949年底，全县计划征粮1060万斤，平均每亩负担74.58斤，每人负担102.51斤，任务的确不轻。但是不能因此认为“征粮任务重”是封川暴乱的主因。其实，沿江各县受灾情况基本相同，损失也一样严重，人均负担公粮任务也差不多。封川之所以发生暴乱，根本原因不在于“征粮任务重”而是阶级敌人

的破坏活动。其次是在征粮过程中政治宣传做得不够，“工作方法简单”、“群众路线未能贯彻”。因此“地主富农普遍瞒产瞒田”，国民党的保长、甲长从中捣乱，转嫁负担，引起农民群众不满。阶级敌人则乘机造谣惑众，说“共产党不爱老百姓”、“共产党征粮太重”，挑拨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煽动暴乱。

我认为，封川暴乱与征粮工作有关系，“征粮任务重”是暴乱的导因，但不是主因，国民党反动派的复辟活动，才是暴乱的根本原因。没有阶级敌人的破坏，就没有封川暴乱。今天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是稳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巩固的，但不等于在我国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我们既要警惕国内阶级敌人的破坏，又要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搞和平演变。这就是我们总结封川暴乱历史经验时应该吸取的教训。

日寇飞机轰炸封川的史话

陈灼煌整理

一九三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五上午九时许，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张发奎，在他的部属亲信及警卫四十多人的拥簇下乘船来到了封川。他们一行人，除了两个警卫班外，其余的二十多人身穿大绒军装，人人的衣冠鞋袜都是同一模样的打扮。在进入封川街时，众街坊邻里谁也不认不出哪位是张发奎。在那条古老的街上，人们肃静回避，有些人想向门外露头偷看一下，便受到那班随从人员“看什么！”的大声吆喝。

国民党封川县县长冼家锐带着一班衙内亲信和警卫，亲自到街上恭礼迎接张发奎。张发奎一行人进入了封川县城。他们宾主坐下后，冼家锐上茶问安。此时，设在封川城楼上的无线电情报台，接收到三水、云浮、高要白土等无线电台站发来的情报，便发出鸣钟警报。一个情报官用手提着铁筒喇叭说：“各界民众注意！日

本飞机经过三水向西飞，经过云浮向西，经过白土向西……”。第一次警报发出后，仅三十分钟的时间，接着城楼上又发出第二次“紧急警报”。封川城内城外居民人等纷纷逃躲。上午十一点多钟，人们开始隐隐听到飞机声，不久，急速的飞机声已经贯耳。封川上空霎时袭来了十一架日寇的轰炸机，在县城的上空盘旋。张发奎与国民党封川县长冼家锐等人急忙躲到城外北龙颈处的一个菜园子里。身为县长的冼家锐贪生怕死，慌了手足，浑身发抖，面如土色，扑通地伏倒在张发奎的背后，双手紧紧地抱着张发奎的毛绒长衣。张见状，对冼家锐说：“你怕什么？就算炸弹丢了下来也不会响的！”他的话音刚落，果然“嗖”的一颗炸弹落在距张发奎前面一丈远的地方，炸弹真的没有爆炸。这是个钻地弹，钻入地下二丈多深才发出“唵隆”一声闷响，在地面喷涌起一大堆松土。接着，敌机又投下一颗平射弹，从地面上平直飞去爆炸，一声轰隆巨响，火光烈焰，浓烟滚滚，弹片将龙颈西面的杨树林全部削平。此时，张发奎等人站在平射弹的背面，所以又没有被炸中。

封川的居民群众，听到飞机声，炸弹声，顿时不知所措，跌跌爬爬，整个县城混乱不堪。日寇的飞机似凶恶的猛虎，见人杀人，一俯冲不是投炸弹就是机枪扫射。当时整个封川城周围，浓烟四起，弹片乱飞，声吼地动，肉飞血溅，恐怖的惨状令人悚然。整个封川听到的都是受难者的哭声、房屋的倒塌声、受伤者的喊叫救命声。封川横街明家屋中了二弹，攀桂社处中一弹，李家屋中一弹，一幢幢的房屋都被炸塌了。李炳坤的父亲及妹妹被炸死。李坤华全家人躲在其屋侧的竹林边的一个石窑里，正遇一颗炸弹落在石窑傍不远的地方，将李坤华的两个大姐及其三个堂兄弟当场炸死。李坤华被机枪扫射，当即身中两弹，一弹从他的右胛骨穿透左胛骨而出，一弹又穿透他的左腿，李坤华就这样成了一个歪嘴跛脚的伤疤累累的残废人。胡锦涛被弹片划破鼻子。马棚的看牛亭中一弹，一个中学生被弹片削去半个屁股，痛楚难忍，在惨叫喊声中死去。街尾的河滩、太平沙、二码头一带均被炸。杨家统国社中弹，名叫孖指容的人被炸死。

这次日本飞机野蛮轰炸封川，据粗略统计

共死伤民众三十二人；被炸毁的民房近百间，炸塌了封川古城墙西面的一段。张发奎事后指令县长给遇难同胞的亲属二百元，受伤者每人八十元作为殓葬或医治的费用。

在这次日寇轰炸封川中，日本机队的一架轰炸机逼近地面，虎视眈眈，在封川街二码头的太平沙滩低空盘旋，掀扬起太平沙滩的砂砾卷进了机内，飞机当场坠落在沙滩上。另一架日本飞机抛下“救生带子”，妄想挽救坠机的飞行员，连续抛下三次，这该死的日寇飞行员都没能抓着“救生带子”。空中的日机见抢救无效，无可奈何地溜走了。一会儿，又有一架日机飞来，撒下一些元宝、白腊烛之类的物品。在沙滩上的日本飞行员像热锅之蚁，走投无路，踱来踱去，无计可施，只得拾起那些元宝、腊烛，走到西江边洗手，然后钻进机舱取了一些资料、降落伞和细软物件一应点燃烧毁，接着开枪击毁、燃烧坠在沙滩上的飞机，然后用手枪自杀了。这个日本侵略者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

这个日本飞行员自杀后，在空中又飞来一架日本飞机，撒下一封电报信，信中责令封川

县府要将飞行员的尸体埋在他死去的地方，以便飞机经过时都能看得见，并指定墓碑上要写上“日本军伐铁蹄下空军少尉郭津之墓”，否则，就要将封川城炸平！封川县府迫于无奈，只得将这个飞行员的尸体埋葬在封川大码头，按其指定样立了一块大木板做成的墓碑。后来，这架飞机的机骸由封川县府派兵拆掉，零件全部归县府库。

日寇蹂躏封川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的农历十月十日上午十一点多钟，日本轰炸机再次轰炸封川，这次轰炸封川，日寇出动二十七架轰炸机，经受过第一次被炸的惨痛教训，封川县政府已加强警诫设施，在敌机轰炸前先后三次发出紧急警报，用喇叭筒不断催促民众紧急疏散躲藏。日寇飞机疯狂轰炸，至使龙门坊、西厢中心小学至封川街尾均受袭击，幸亏大部分的炸弹都投落在西江河上和沙滩上。被炸的二码头、龙门坊一带的地方被毁最为严重。封川街和街尾被炸毁的大部分是各店铺的后屋。李士荣（平凤人）在二码头锅板场当即被炸死。二码头道馆的莫金水从道馆后门外出，一颗炸弹正投中他，被炸得血肉横飞，一块块的

骨肉飞到附近的树梢上，鲜血、肉碎粒遍地皆是，令人惨不忍睹。在邮局工作的一户人家，父子妻女四人全被炸死。几个乘船过往的商人，刚离船跑到二码头也被炸死了。泊在中心小学前江边的一艘广西大木船被炸弹投中船头，船毁，人也死的死，伤的伤，伤者在哭喊不已。中心小学刚放学，小学生何树波被弹片炸伤了嘴巴。据统计，日寇第二次轰炸封川，民众伤亡二十余人，炸毁房屋六十多间。

此后，经常有日寇飞机在封川上空出没。同年十二月的一个夜晚，又有一架日本飞机坠落在夜鬼沙滩上，四个日本飞行员分成两路逃命。沿西江向下游逃走的两个在长岗被捉，另两个窜到封川北帝庙躲藏，也被封川县府缉捕，四人被一起押送到肇庆。坠毁在夜鬼沙滩的日本飞机由封川县派兵拆迁到县府库。

日寇在封开长安杀害同胞 的经过

一九四四年农历七月二十日，国民党某师团押着民夫从怀集梁村搬运一批枪枝弹药及军用物品到长安国民党乡公所，又在长安再抽民夫把枪枝弹药等军用物品押到南丰。一连数日，日夜忙个不停，人心惶惑不安。国民党某师团在二十四日晚还准备演出历史剧《荆苛刺秦皇》，戏刚开场，突然开建县国民党政府来电话通知剧场，说附近有敌情，军情紧急，立即停止演出。国民党长安区长林伯榕立即派巡官汤忠敏、警兵苏亚失到岗坪附近的山头观察敌情，当晚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农历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五时左右，日军便衣队从岗坪、金星村扑向长安。六时左右，日寇的一支正规军的马队、步兵从燕岭顶经过。当时，汤忠敏、苏亚失见状，慌忙朝天打了几枪，便慌慌张张地从

西面山逃命，边逃跑边打枪，面无人色地跑回长安，表示日军已经过境。是日上午九点钟，长安圩镇出现了几十个说话带广宁、怀集口音的人，身穿黑便服，鬼鬼祟祟地到处鼠窜，当地居民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竟是日寇的便衣队。便衣队在小饭店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饭后，便向西山铺门方向去了。此时，梦中初醒的林榕通知自卫班打电话到治平乡（今民城）询问情况。摇了十多次电话机，都没有接到治平的回话，便决定亲自到治平乡。他刚来到长安的匣门处，抬头见日军的队伍已经到来了，不觉大吃一惊，喊了声“不好”，便逃命去了。此时，长安圩镇的居民携儿带女，纷纷上党山躲避，场面混乱不堪。那些乡府的民团失魂落魄地各自逃命去了。只有金庄大村的苏能宽和南丰镇自卫班的李某两人，跑到临时军库，各背一箱子弹放在距乡公所不远的果园里，他们两人回过头，欲想再去扛第二箱时，不料已来不及了，日军先头部队的马兵已经包围了长安圩。于是他们两人就被捕了。当晚，日军丧尽天良，施毒辣手段，把苏、李两人吊在长安圩的榕树上毒打，还用开水泼他们两人的全身，